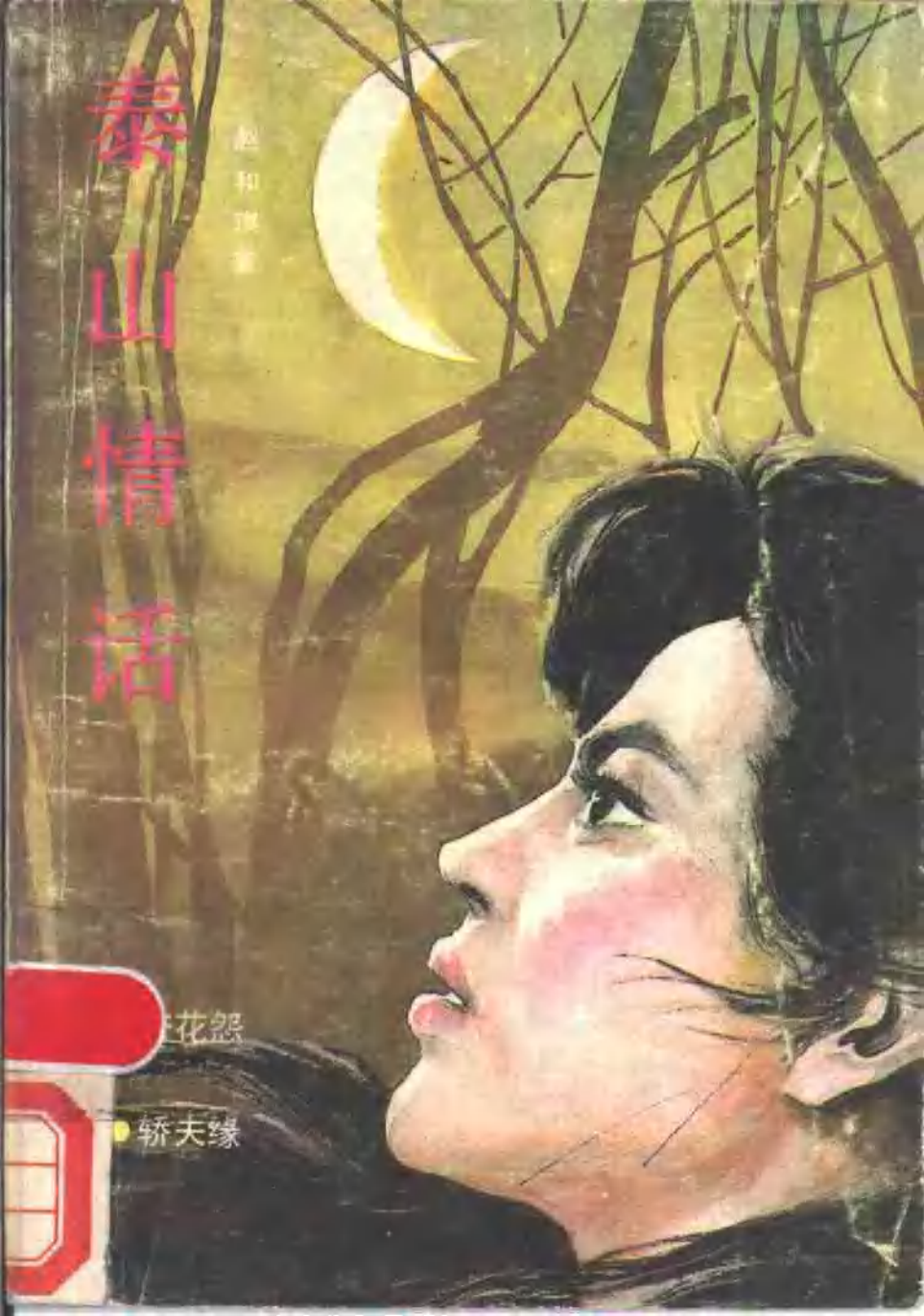


泰山情话

赵和璞著

花怨

轿夫缘



109033

I247.5
4521

泰山情话

赵和琪 著 · 明天出版社



京电力大 00057913

责任编辑 戴永夏
封面插图 王立志

泰山情话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济南印刷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65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55800

ISBN7-5332-0452-2

I·64 定价：3.20元

杏花怨

可爱的读者哟，你哭她，你爱她，
请从非毁之前救起她的名闻；
你看呀，她出穴的精魂在向你目语：
请做个堂堂的女人哟，
不要步我后尘。

——歌德

内 容 提 要

爱情的尸山血海，历史的悲壮记述

《杏花怨》——少女裸身而死，四十年后白骨才见大口，记者寻踪而来——

泰山深处的夏莲姑娘，无端失去了本来属于她的情人，由此与赵氏家族结怨。夏莲一气之下，违心地嫁给了穷石匠。日月艰辛，苦难重重，夏莲忍辱负重，将双生女儿桃花、杏花养大。为了向赵氏复仇，把自己失去的重新夺回来，又将女儿杏花和赵家订亲，重温一场五彩梦。但外部世界的变迁，注定了泰山深处的悲剧。尽管赵家负罪应亲，但杏花姑娘在梦中受辱而赤身死去。

少女白骨再现，构成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，读之催人泪下，令人百思不解……

《轿夫缘》——一对光棍兄弟的爱情闹剧。

哥哥“钻山龙”忠厚老实，立誓攒钱买老婆；弟弟“爬山虎”精神狡诈，白日做梦娶媳妇。

哥哥买妻的钱头了“儿子”；弟弟梦中跌进当铺老女儿的“花坑”。兄弟抬轿，逢美貌香客喜一笑，误为姻缘，弟弟为此而死，哥哥为寻弟进省城，堕进了娼门……

人情的愤发，含泪的喜剧，一曲变了调的苦涩情歌。

目 录

杏花怨.....	1
----------	---

轿夫缘.....	253
----------	-----

一 买妻不成先得子.....	255
二 兵灾匪祸紧相连.....	263
三 笑面凶神设花坑.....	273
四 代弟赔罪枉多情.....	289
五 钟馗打鬼演闹剧.....	299
六 母狗西蛋计难成.....	315
七 啼笑并非真姻缘.....	323
八 扑风捉影相思病.....	340
九 柳巷无意逢知己.....	349
十 万事俱在沉梦中.....	365

初春时节，我到泰山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，从宾馆服务员口中，无意中听到一件奇事——狼虎谷内的石匠门，开山劈石时，从两块巨石的狭小的隙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骨骼。县考古队的人闻讯赶赴现场勘察鉴定，希望这白骨越古老越好。然而，他们很快扫兴而归。据说，鉴定结果，死者系一少女，距今不到五十年。这一切并不出奇。奇怪的县，考古队的人暗中议论，在白骨出处，没有发现任何丝织物的痕迹。就是说，死者是赤着身子，一丝不挂地死在荒山石罅中的。

“你相信这件怪事吗？”我问服务员姑娘。

“咋不相信？”她认真地证实说，“俺经理的丈夫是考古队的队长，她还亲自去着过泰山白森森的骨头哩！”

“她！你去着过吗？”我又问。

“我才不去哩！泰山不知道，那地方叫鬼沟，听听这个名字就吓煞人！”说完，她带着惊悸匆匆而去。

其实，泰山何尝不知道那个“鬼沟”？五年信我曾在那里住过几天。比之泰山上下的名胜奇景，那里不过是一条蛮荒的原山沟沟。当地人叫它“鬼沟”，是因为夜间“鬼火”不熄，至今如此。难怪，学者、教授们的笔下，却称它为“狼虎谷”——泰山有名的狼虎谷。

将历史上的一千一百零三年，泰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县，教官军追击，曾带领三千子弟兵退在此沟，走投无景，忿而自是。那三千将士的血，也一起渗他进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中。

狼虎谷畔有个金井寨，教居景十几户人家，大都是石匠

世家。五年前我就住在一个外号叫“活神仙”的老石匠家里。

“活神仙”果然有些“神气”。除了须发全白之外，他那张嘴一张开就堵不住。这泰山窝里的稀奇事，他似乎全知道。从吕洞宾戏牡丹讲到小尼姑养孩子；从白郎拉竿子当土匪讲到日本兵进山扫荡；从互助组讲到大寨田……然而，当我询问有关黄巢之死的传说时，他却抓着头皮，说：“黄……什么？俺不认得这么个人呀！”——这自然不是他的过失。

离开狼虎谷时，“活神仙”送我到一棵老杏树下，他摇着大手，动情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可要再来呀！想知道咱泰山窝里的稀奇事，你找我没错！我等着你……”

要论稀奇，这个少女的白骨之谜够稀奇的了！

少女——死了——一丝不挂地死了——没有坟墓——死在石头庵中……

夜里，我怎么也睡不着。春风拍打着窗扇，我似乎听到一个少女在窗外低声哭喊：“我死了……我冤枉啊！”

折腾了一夜，我心中揣上个撕解不开的乱麻团儿。我没有登车回省城，而是悄悄地钻进了进山的长途汽车。

当太阳西斜时，我终于走进了狼虎谷。

“啊！杏花！杏花开了一——真美！”我在老杏树下站了许久。

“孩子，你总算来了！”一个苍老的声音惊得我打个冷战——“老神仙”拄着拐杖站在不远处，正用两只昏暗的老眼注视着我。我从他的目光中感觉到的是他的衰老、忧伤和沉重。

“老人家，您病了吗？”我跑上去伸手搀住他。

他无力地摇了摇头，蠕动着嘴，问：“你，也是来看杏花的吗？”

“杏花？”我瞥一眼老杏树，喜滋滋地说，“这杏花真美，正开在旺头上哩！”

“活神仙”两眼一闭，无声地滚落两颗泪珠儿。他近乎哽咽着说：“可惜，杏花死了！她……死得冤呀！”

我不禁一惊。显然，他说的“杏花”是真人而言。而我……

“孩子，你看着，杏花……死不闭眼呀！”

顺着老人的手杖，我才看到，老杏树底下新添了一个黄土堆。

“老人家，寨子里谁死了？”我问。

“杏花死了！她死了……快五十年了……”

我头皮一炸，立刻意识到“活神仙”说的杏花，与白骨有关。

我又在狼虎谷住下了，从“活神仙”口中听来这个稀奇，但又不该稀奇的故事——

民国十年，夏历三月十五日，正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寿诞之日。孔圣人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貽，携带夫人、丫环、仆人登泰山求神许愿，在斗母宫举行了隆重的“拴娃娃”仪式。老尼姑法霖住持打坐神台，钟鼓齐鸣，木鱼声声，闭目唱道：

一根红绳两头牵，
中门再把贵子拴，
送子娘娘传佛旨，
孩儿认娘到人间！

随着歌声，小尼姑将红绳拴在佛台上的一个泥孩身上。

法霖微微动了下眼皮，又闭上了，连击几下木鱼，突然提高了嗓门：

“德成！德成！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快快去吧——阿弥陀佛！”

小尼姑急忙将红绳的一端递给恭身站立的孔令貽，回手再将另端塞进羞答答的夫人手中。也许是忙中出错，或者说是命中注定，夫人一把没捉住，红线绳头滑落在地上。也许是神差鬼使，夫人的贴身丫环俯身给起了线头。

“当——”金钟一声长鸣。

丫环一怔，急忙把绳头塞在夫人手中，闪到身后去了。

“仪式”到此结束——孔家留下金银下山去了。

说也巧，第二年，孔门果然得了贵子，生出孔德成，延

续了圣人门庭。善良的平民百姓，只道泰山神佛显灵，怎知那贵子并非夫人肚里货，乃是小丫环生出来的。此说已有孔家后人著书披露、公布于世了。

民国十二年，孔家重回斗母宫还愿送匾，轰动了四方游客——泰山的香火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……

那么，此时的狼虎谷又是怎样的情况呢？

四面高山，几乎和外部世界隔绝。已经进入腊月，几家山民贫困难熬，在石屋中瑟瑟发抖。

突然，狼虎谷深处的巨石后闪出几个人影，象幽灵般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眨眼间飘出了谷口，朝着梧桐寨扑去。

有人把狼虎谷比成个“葫芦”，说猜不透这“葫芦”里装的什么“药”。

在“葫芦”的口上，有个较大的村庄，叫做梧桐寨。这里聚集着上百户人家，称得上是深山闹市了。凡是住高房瓦屋顶的人家，都姓赵。据说在明朝年间，赵家出了个进士，放任江南巡按。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这里的赵氏家族便沾了光。后来，那赵巡按不幸被流寇砍了头，运回山来埋进祖坟。赵家的后人穷富不一，但赵家的族势却经久不衰。凡寨中的油坊、酒锅、杂货店、药铺都归赵家经营，外姓人无法与他们竞争。

寨中有一条十字路，把地盘分为四个方位。十字街面算得上是寨中的“商业区”。西北街面处最显眼的店面便是“泰东药铺”。

赵家的买卖人大都欺行霸市，名声不好，独“泰东药铺”有好声望。一来是山村自古缺医少药，药铺与生死相

关，人们不敢得罪；二来，泰东药铺的当家先生确有德行，令山乡百姓敬慕。

如今的当家人名叫赵心正，四十岁出头，相貌堂堂，心地善良，人称“男观音”。赵先生幼年熟读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后来又拜师学医，攻读《本草》。医道学成之后，便回山经营了泰东药铺。赵先生坐堂行医，来者不拒，博得一个好名声。可惜的是，赵先生肚子里“方剂”太多，唯独缺少“敛财术”，劳累终日，积蓄不多。为此，赵家的人都叫他“药呆子”。幸好，爹娘给他娶了个“能媳妇”，坐镇药铺，能说会道，倒也不愁一日三餐。老婆进门后，给他生了个胖儿子，取名东和。如今，赵东和也长到五岁了，模样象娘，脾气象爹，是赵先生夫妇的命根子。

在乡下当郎中也不容易，辛苦且不说，收入也不固定。病家用药是赊的，平时看病吃药不交现钱，等到腊月里迎财神后，赵先生才开始收帐。过了大年夜，没收回的欠帐便不能再追逼索要，需要到下一个腊月才能再算。

关好店门，夫妇俩在灯下炉旁吃完了夜饭，又逗着儿子东和玩了一会。这时赵先生连连打了几个哈欠。

“他爹，你快歇着去吧！”妻子怜惜地催促。

赵先生搓搓脸，揉揉眼，提起长袍朝店堂里走。

“爹——你陪我钻被窝！你给我讲大狼吃小羊！”儿子从后边拉住了爹的衣角。

赵先生转过身来，弯腰抱起儿子，满脸堆笑，说，“东和，快过年了，那些大狼小狼也都忙着办年货去了，今晚它们不吃羊了！”

儿子撒娇地闹着：“爹，你说瞎话，大狼不会办年货的！”

“哈哈哈！”夫妻俩被儿子淘气逗笑了。

赵先生不再说话，抱着儿子朝后院走，妻子端着油灯跟在后面。

靠街三间屋是店面，后院三间屋是住室。赵先生没雇伙计，也没收徒弟，夫妻俩虽然劳累些，但日子过得倒是十分如意。

等老婆和孩子睡下，赵先生坐在火盆前发起呆来。这些天，笑心里添了忧愁，又无法给老婆说清楚。按说忙碌了一年，眼下该收帐了。当郎中的行医收帐也是人生一件快事。但如今，赵先生心中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喜的是，四山八乡，找他诊过脉、开过方、吃过他药铺里药的，为数不少，如果一个不少地全收回来，他就成了梧溪寨的头号大财主；就是收个五成数，也一准过个好年。忧的是，这两年，山外打仗，世道变得不顺当了，就连老天爷也变得喜怒无常。春天，两个多月没下雨，山上的树叶早掉了大半，地里的庄稼卷了梢儿；秋天，一连下了四十五天连阴雨，该收的庄稼大都霉烂在地里了。天时不正，百病流行。庄稼人笑穷遭生病。赵先生外号“男观音”，生就了菩萨心肠。一旦发现疾病猖狂，他便走山串寨，亲自到人家炕头上诊脉开方。如此忙碌一年，帐本上的钱数堆成了山，不过，他心中有数，这本帐是空的。

老婆孩子睡熟了，在寂静中传出了均匀的鼾声。

赵先生轻轻站起来，活动着冻得麻木了的双脚，端起了油灯，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门，回身掩好门闩，便穿过院子，朝店房走去。

“噢！”一阵急风把油灯吹灭了，立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阴森而凄冷。

这是走熟了的路，赵先生几步便摸到了柜台。

他点亮油灯，药房里充满了光亮。赵先生站在屋中央，环视着自己的家业，北墙一滴屋摸的药匣子，闪着油亮。那些白纸条上的百草摸品，是他亲笔写成，正楷小字，严正分明。三尺柜台，虽是个狭小的天地，但他和妻子每天在这里接待病人，发放草药，摸人来时带着呻吟，回去时夹着欢笑，这对他也是莫大的安慰。

又起风了。莫月的寒风，从窗缝莫能避匿来，摸得灯苗儿晃动不止。

心静自安。赵先生坐在柜台内的软桌前，翻开摸摸，仔细看起来——

张二摸子，欠洋五百文——嘿，这个穷光棍，连老婆还摸糊上哩！莫先生拿起毛笔，抹去了这笔帐。

王三拐古，欠起六十斤——哦，他摸群孩子摸得正叫唤哩，莫先生又抹了一笔。

刘巧手，欠洋……这是笔陈年老帐！这个石匠呀，老婆生孩子，得的是产后风。好容易从死窝里爬出条命来，又摸上了灾星，夫妻俩死不见尸活不见人，闪下个苦命的孩子……这帐，不摸向孩子讨还呀！

翻到最后一页，赵先生禁不住连打两个寒战，照这样算来，今年收不回几个钱呀！赵先生无力地合上帐簿，疲惫得支撑不住了，他要赶紧回后房去安歇。刚站起身，猛听见后院里“扑屋”一声，仿佛是有谁洋倒了！不，是有人跳墙而入。

赵先生浑身一寒，立刻意识到家宅内要出摸事——摸起之人，非贼即盗。他并不牵挂粮食、钱财有失，担心的是屋儿家人的安全。他顾不上多想，从药摸旁抓过大秤竿子，拔

脚就要出门。突然，从门缝中传进一声沙哑的声音：“敢出来就要你的小命！”

赵先生是个文弱的郎中，听到威吓，吓得身不由己地倒退了两步。

“救命啊——”后屋传出妻子尖利的喊叫。

赵先生热血沸腾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。的大骂一句：“——老缺！”（贼的俗称）就势，他扑到木门上，“哗啦”打开了门扇，朝着黑洞洞的天井里冲去。

“噢”，脑后落下一件重重的东西，他觉得眼前金花飞进，身不由己地倒下了！

一阵杂乱了脚步响过以后，药铺又恢复了宁静。

药铺对面是“耿记山货栈”。耿记山货栈是梧桐寨唯一的外姓产业。耿家原是小门楼人戚，既无官府当后台，又无田产铺底子。耿家的买卖所以久立不倒，功劳归于老掌柜耿金山。老掌柜今年五十岁挂零。眼前有两个儿子、一个小女儿。耿金山少年时在济南府一家货栈当学徒。他老实肯干，又机灵过人，处处留心学习做买卖的本领。等到省吃俭用地攒下了几个钱，俗称跺脚离开了济南府。

来到梧桐寨，耿金山唯一的知交便是开药铺的赵先生。耿金山敬铺赵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，赵先生感到耿金山见过大世面，不似普通山民百姓。虽然耿金山比赵先生大十几岁，两人还是“仁兄”“贤弟”相称。在赵先生的赞助之下，耿金山办起了山货栈——收购于鲜果品、中草药材，转手运前山外。耿家从中赚了大钱，赵先生只图个用药方便。在山窝窝的人，眼窝虽钱，仍看得出耿记山货栈和姜东药铺两家的交谊，就连赵氏族中的恶汉们，也不敢斜视这家货

棧。这便是耿家在此站住脚的原因。

眼下，耿家买卖兴隆，家底要比赵先生的药铺富得多。

耿金山最怕过黑夜，担心贼人来咬他的肥肉。一进腊月，到处传说贼人出没，路旁也常有被劫而屈死的尸体。耿金山更是提心吊胆。

半夜里，耿金山被时断时续的呼救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惊醒了。便耳细听，呼救声就在店门对面；那脚步声却是朝着狼虎谷远去了。

“春生！春生！快——有贼！”

耿金山一边喊大儿子春生，一边提火点亮了油灯。

春生陪着老爹在店铺内过夜防贼，一听老爹说“有贼”，猛地一个鲤鱼打挺，从沉睡中醒来。

“爹，你快闪开！”说着，春生便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柄单刀，在手中抖动起来，便又不知朝何处劈砍，他跺着脚问道：“爹，贼在哪里？”

“傻小子！你听——对面赵家！”

耿家父子又听了一阵子，赵家没有声了。

“爹，你是说梦话吧？”春生松了劲。

“不！”老掌柜便摇头，说，“我听得清楚，没错，是你赵婶子在喊救命——快点灯笼！”

耿金山惊忙从后宅喊起了二儿子秋生出来看店门。这时，春生已点亮了灯笼，递给老爹。父子俩开了店门，朝外面看了看，不见有人，这才一个提刀，一个挑灯，小心翼翼地跨街面过，来到药便门外。

“爹，里面亮着灯！”春生趴在门框上往里瞅着，突然惊叫失声，“啊！死……死啦！”

“浑小子，谁死啦？”

“赵……赵家大叔……死啦！”

耿金山头皮一炸，手中的灯笼差点失手。

“还楞个屁！快撬门！”

春生领命，侧过身子，肩膀狠狠朝门板上撞去。只几下，木门板便“哗啦啦”地开了。

老掌柜抢在儿子前头，越过柜台，急忙来到赵先生身边。

“他……还活着！”耿金山扭头冲儿子吩咐：“快，到后头去救你婶子！”

春生挺着单刀冲进后屋，黑洞洞的，没有贼影，也没有人声。

“婶子——婶子！”春生用火盆里的炭火，引燃点着油灯，只见婶子探身趴在床沿，象是昏了过去。

“婶子——”春生放下刀，双手去搀扶。

“啊——”一声惊叫，婶子醒过来了。她认出了春生，拍打着床沿呼喊：“快！快救你东和兄弟呀！”

春生抓起单刀，二次追到院里。贼人已跳墙而走，到哪里去追赶呢？

风更大了，从狼虎谷内传出阴沉的狼叫声，梧桐寨似乎在叫声中颤抖……

耿家父子一阵紧忙，救活了赵家夫妇。女人不过是受到惊吓，一口痰憋住了，赵先生脑后的伤口却流血不止。好在药铺里药物现成，自己抓药敷伤，並不费事。

赵先生清点钱财，倒是分文不少，单单不见了独生儿子赵东和。

“我那宝贝儿啊——”东和娘立时坐到地上呼天抢地，